

★王国华专栏 野史新说

风萧萧兮双截棍

古代的名人雅士、剑客大侠们都爱唱歌。白眼看人的嵇康、阮籍们,多喜欢“且行且歌”,一边溜达一边嗷嗷地唱,够洒脱的。荆轲要去行刺秦王,他的朋友高渐离击筑,荆轲放声歌唱,把周围的人都唱哭了。那么,这些人都唱些什么呢?唱《谢谢你的爱》?《双截棍》?还是《东方之珠》?显然都不是。据记载,荆轲先为“变徵之声”,“复为慷慨羽声”,古代的“宫、商、角、徵(读作zhi)、羽”,大致相当于西方音乐中的do、re、mi、sol、la,估计荆轲唱的是一种很凄凉的调子。但今天肯定没人能学出来了。

其实,很多年来,我们的祖先一直拿音乐当宝贝疙瘩宠着,孔老夫子听韶乐,美得不得了,声称自己“三月不知肉味!”那个年代穷啊,学生交学费不用交现金,交一束干肉就OK,而老先生为了听音乐,宁可不吃肉,可见音乐之勾人;乐器上,也是因陋就简,尽量多样化,丝竹、芦笙、琵琶等等,不胜枚举;古人还编订了许多曲调,像什么满江红啦、蝶恋花啦、西江月啦,供给普通老百姓传唱,有些骚客专门给这些流行小调填词,也暴得大名,如柳永先生,“凡有井水处皆有柳永的词”,巨牛!

可不知为什么,这些东西逐渐消失了,大概是因为流行而高

★鱼禾专栏 饮食男女

从未稍抵达不朽

有人问苏格拉底,人是否一定要结婚,得到的回答是:“无论怎样做,你都将后悔。”

我不知道苏格拉底眼里的婚姻是什么样的。我所熟悉的婚姻,是背负着伦理重担的婚姻。当一桩婚姻变得难以忍受的时候,它也许对于当事者不大人道,但是对于别人,对于社会,都是安全而有益的。甚至连当事人都觉得,婚姻仅仅在两个人的关系中也是有意义的,它让两性关系获得了稳定。

也就是说,婚姻里仿佛有些东西,类似于不朽,或者简直就是。

那种长生不老丹,到底是什么?

就一般的情形而言,当然不是爱情。爱情是易碎的瓷器,经不起灰尘和粗暴。身入围城的人,在柴米油盐里还有这样的心思吗?说不好孟光手里的案子能够泰然受之,或者,他们如果也有个生生世世的煽情故事,到了现在,反过来,他仰望她,是否也一样?要把婚姻弄得如此庄严,恐怕是要累死人的。

也不是个性。婚姻的勾引,加上了许多神圣的借口,几乎无人能够抵挡。一种酸碱相抵的平衡,正如两个完美无缺的质数,原本极简、紧凑,但经过相乘相加,就成了偶数,成了合数,就包含了彼此的质性,变成一种不大纯粹的松松垮垮的东西。这正是尼采提防婚姻的原因。他说,倘若和一个人太近地生活,结果就像老是用裸手去触摸一张精致的铜版画一样,总有一天,我们手中除了

雅,因为高雅而遥遥在上,结果越来越曲高和寡,死掉了。相反,倒是野生野长的玩意儿,“数来宝”、“莲花落”之类的得以流传到今天。“数来宝”是什么呀,就是要饭花子打着快板现抓词的说唱方式。“老板,给点零花钱吧。”你要推三阻四,他就唱,“一句话,(我这)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明白。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还不给,别怪他编词骂你。“莲花落”跟这差不多,是四处云游的和尚或者流浪汉们化缘时唱得小调,至今仍存活在大江南北,南方的广西零零落、闽东莲花落、绍兴莲花落,北方的评剧和二人转,都跟“莲花落”有着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

作为乞丐信口哼唱的玩意儿,当初的“数来宝”和“莲花落”不仅没人保护,有时还因为庸俗而受到打击和压制,但它们实用性强,经受住了严格的市场考验,能够像蒲公英一样四处开花,所以至今不衰。倒是曾经风靡一时的“官商角徵羽”没了踪影,消失得一干二净。这往哪里说理去啊。因此今日流行的刘德华、周杰伦们也要小心,他们还是太雅,即便通俗也是假俗,根本没有俗到份上。

一张糟糕的脏纸,什么都不会剩下。

是相互的需要吗?叔本华说,婚姻是女人全部的依赖,而男人只需要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婚姻是女人合谋对男人的围攻,是男人对自己欲望的妥协。这真是标准的“他话语”。话语的前提是,世界是男人的,女人除了通过婚姻向一个男人讨一点世界,别无空间。当女人终于有了自己的世界,男女之间身体和生存的依赖已经大可不必通过两个人之间的一纸契约来实现。否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婚姻是别有用心东西。

人最终是在精神上真正地需要别人。两性关系是漫无边际的文字,为它加上标点,只是为了阅读得更好。但是步入围城之后,纸上渐渐地就只剩下标点符号。孤独曾经使我们太快地对那个人伸出手去,试图在那个人身上找到臆想中的自己。婚姻开始于对孤独的摒弃,却把人推向更灰暗的孤独。

还有什么呢?只能是末梢了。正如一个人的身体构成,眼睛那么动人,嘴唇那么感性,但是到最后,它们都会干枯、腐烂、消灭,惟有头发和指甲,这游离了神经网络,感觉不到疼痛,最无关紧要的部分,在灰暗的时光里伫立不动,连色泽都不改变。在婚姻里,也正是作为头发和指甲的那部分,呈现给道德和义务的部分,是它们造成了不朽的感觉。

每一种交往,若不使人净化,则必使人污浊。沿着头发和指甲的指引,婚姻最终会成为一种被普遍忍受的堕落。

★黄亚明专栏 时尚旧影

销耗胸前结旧香

小朋友依依很萝莉,就是恋爱挺浪又挺不切实际的那种。小朋友在丽江踏夏,胜利归来,微博上炫耀的远行收获之一,是两个用橙白双色丝线编成的香囊,不过一节指面大小,用四根串着小小彩珠的橙色细线收口,上面还用一白色细丝线的中国结穿着。

但,现在的小姑娘,还真的难理解香囊里住了些什么——是开满的忧伤,还是青春的散场?是午夜的一场电影,还是古老的一段恋情?

唐人张祜词:“蹙金妃子小花囊,销耗胸前结旧香。谁为君王重解得,一生遗恨系心肠。”

这首《太真香囊子》,系着玄宗与杨贵妃一段孽缘。老少配,公爹爱儿媳,在大唐本是平常俗套。奈何安史风云乱起,玄宗老头仓皇西狩,马嵬坡六军不发,他左瞅瞅右瞅瞅,只好

一袭白绫缢掉了贵妃性命,让她独自承担国祸战乱的责任。待收复西京,再派人悄悄将其遗体移葬,却发现曾雍容富贵的“贵妃”仅剩白莹莹骨头一架。斯时玄宗垂垂老矣!见到香囊,人已飘逝,但骊山歌舞欢乐宛在,伊人的浓爱只留下眼前这只香囊。他把香囊装入衣袖,老泪纵横。一把老泪,或许只是对青春的追忆而已,你以为恩爱素来长久?

香囊又叫香袋、荷包,起初其实是辟邪之物,“五月绣香袋”曾风靡各地。越往后,其风情就完全在男女情事上。通常概念中,香囊是定情物,它所传达的情感密码,因所绣的形象不同而多种多样,含蓄且优美。比如鱼,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情事的隐语,鱼喻男,莲喻女。由此看来,著名的古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

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得算梨花压海棠的艳诗罢。

不死佳话也是有的,比如“韩寿偷香”。《晋书·贾午传》载,贾充有个小女儿贾午,长得实在不咋的,但估计是个恋爱达人,见了父亲的幕僚韩寿“美姿容”,立即崩溃,于是着了丫鬟去介绍,要暗通款曲。幽会时,贾午偷了父亲密藏的西域香料相赠。不料贾充察觉了韩寿身上的香味,猜到事情缘由,倒没责怪女儿,而是让女儿嫁给了韩寿。

我大胆猜测,西域香料得装在贾午亲手做的香囊里相赠情人,才不算辱没了它的千古香艳美好。要是搁小朋友依依手里,哪有耐心烦劳自己一针一线?一周没过,丽江香囊已踪影全无,我偶尔提及,她翻白眼:“哥呀你说啥?”我连自杀的心都有了。

★李开周专栏 住在民国

唯心的楼市

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天津房租高昂,建房取租能获暴利,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人越来越多。据时人调查,天津缺少专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倒是各大银行纷纷兼营房地产,另外军阀和富商也参与到这一领域中来。所以有人编了竹枝词来描述天津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情形:“租界街基价倍腾,房金移转即加增。更多阔佬营三窟,土木工程日日兴。”

但是这种大好形势并没有持续多久,1927年元月,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力量的壮大,国人分别占领汉口租界和九江租界,天津租界上的人心也恐慌起来,在此避居的前清遗老和失意军阀唯恐北伐军打到天

津,赶紧抛售产业,前往上海租界避风头,于是天津房价突然下降,前期开发的商铺和住宅无人过问,楼市崩盘了。

在民国,同样是经受战争,有的地方房价下跌(如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的天津),有些地方的房价反倒上涨(如日军占据时期的北京),那么战争究竟是会让房价上涨,还是会让房价下跌呢?一般来说,哪个地方能成为和平孤岛,哪个地方的房价一定上涨(例如两宋之交的杭州、辛亥革命时的租界),而那些战火延烧到的地方,房价一般会下滑。更准确地说,房价是涨是跌,主要看人们的心理预期,假如多数人认为当地会变成和平孤岛,则炮声一响,房价就涨;如

果多数人认为当地会被战火烧到,则炮声一响,房价就落。

最能直接影响房价的因素不是供求关系,也不是战争,而是人们的心理预期。只要多数潜在的购房者相信房价会涨,那么无论空置房有多少,也无论房价超出普通人的支付能力多少倍,甚至不管战火离家门口有多么近,都不会影响房价的继续上涨。

而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呢?主要是公众所掌握的信息。只要有足够多的新闻或者谣言显示房价会跌,那么人们就会真的相信房价会跌,然后房价就真的会跌。从这个角度看,楼市是唯心的,房价是受意念控制的,就像魔法一样。

★寇研专栏 研外之意

呵呵,一种收着的姿态

与人面对面聊天时,别人一番番热烈言辞,溅出的口水都能让你面部保湿,你单来一句“呵呵”应景,或许显得尴尬和冷落,但在还可借助表情或眼神或语调来弥补。而“呵呵”在QQ、MSN、手机短信等聊天工具中的运用,给人的感觉又有不同。不同之处便在于,一个有脸,一个没脸。本来是模拟面对面聊天的形式,但没了面部表情的帮衬,人的注意力便全集中在具体的词语“呵呵”上,这一来,“呵呵”就像太阳底下晾晒的抹布,干硬得厉害。

一般来说,检验聊天质量的一个方法,可看他们聊天记录里“呵呵”的次数。一个人与你说话时总“呵呵”来“呵呵”去,只能说明,他不想和你聊天。你兴致勃勃喷半天,或者

还沉浸在自己遣词造句的得意中,对方却气定神闲,来个“呵呵”,是会要人命的。还有更要命的,你老看见他在输入状态,输入,输入,五分钟之后,跳出来的只有一个词:呵呵。这时你恨不得直接从电脑里伸出一只拳头给他,你的愤怒不单是针对他的磨蹭,还有他的蠢。他是找不到“h”键,还是找不到“e”键?都找不到了,还不能复制、粘贴?打个“呵呵”,要五分钟吗?

聊天工具中“呵呵”所以不招人待见,因为“呵呵”是一种收着的姿态,远没有斩钉截铁的拒绝那般干脆,连“不配合”也算不上,但感情色彩又比“我愿意”“我喜欢”这类表示肯定意愿的词弱很多。有一种用“不是”来解释事物的方法,比如说“快乐”可解释为“不是不

快乐”,因此“呵呵”可理解为“不是不愿意”。“不是不愿意”和“愿意”之间,这个“呵呵”就有观望的意思,是随时可以倒戈的。你提议去吃“啃得起”,他呵呵,或许是“随便”,“都行”。你说某人坏话,他呵呵,是不同意吗?未必,也可以是“我才不搅和你们那些破事”。你说去旅行吧,他呵呵,潜台词或许是“嗯,可以考虑”。

被“呵呵”的人经常郁闷,也情有可原。你聊天热情爆棚,掏心掏肺,他含蓄矜持、模棱两可,惹得你不惜爆出更多的料,为的就是能从他嘴里多剜出几句话,但这“呵呵”往往就像一个恶作剧的看客坐在酒吧角落地看脱衣舞,他彬彬有礼,脸上挂着绅士的微笑,心里想的却是,我倒想看看你能整出个啥花样来。